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The World of European Mythology



欧洲神话的世界

David Leeming

[美] 戴维·李明 著

杨立新 冷杉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David Leeming

[美] 戴维·李明 著

欧洲神话的世界

杨立新 冷杉 译

of European
Mytholog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神话的世界 / (美) 李明著; 杨立新, 冷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3
ISBN 978-7-108-03336-9

I. ①欧… II. ①李… ②杨… ③冷 III. ①神话—
研究—欧洲 IV. ①B9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7601 号

责任编辑 文 静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8-0638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 数 149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前 言

本书将从历史、文化以及相关背景的角度来论述欧洲大陆的神话传统。这个主题具有特别吸引力的原因，不仅在于欧洲部族战争的喧嚣的历史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在于许多欧洲人通常试图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虽然是经多元文化交融而成的——实体。当一项研究被限制在由于战争、任意分配，抑或是诸如河流、山脉等地理因素形成的边界之内，那么它自然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尽管有些时候，神话并不一定认可完全由地理因素形成的国家和大洲的概念。当我们谈到欧洲、亚洲、非洲，或是中东的神话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仅仅是觉得这样说比较方便，但是从神话的全局看，却给我们提供了较为随意的安排。当我们虑及早期智人神话可能的特性时尤为如此。举个例子，对于他们来说，位于今天德国北部的冰河时代的生活十有八九与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同一时代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也很有可能看得出亚洲或中东神话的某些相似性，比如说，很容易找到我们现在称为印度的地域与那些我们现在称作伊朗、德国和希腊的地域的当时的神话之间的联系。

尽管如此，假设地缘政治上的欧洲是存在的（尤其是在现代概念中），那么研究历经几个世纪到达这块大陆，并曾十分明显地影响了定居在当地的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各种神话就是有意义

的。要想了解什么是欧洲人，分析曾定居在欧洲的人的文化梦想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我的研究步骤带领我们首先解释一下各种术语的定义，先从“神话”本身开始，然后再到该大陆的所谓尼安德特人生活的时代一直到更得到公认的、更加有影响的印欧语系诸文明（比如我们现在所称的日耳曼语、凯尔特语、波罗的海语、斯拉夫语、希腊语和罗曼语的文明）的文化发展做一番历史纵览。

最早的神话，那些属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神话，由于缺乏书面证据，被禁锢在神秘之中，所以只能通过考古学的方法，以及通过同较晚文化的表达方式进行比较等推定的方式加以接近。转向新石器文化的发达时期以及印欧语族的神话发展历程之后，我们就能够了解得更为详细和精确一些了。而当我们推进到更晚的时期，我们则处在更为熟悉的领域，即便我们记得神话常常部分是讲故事人的杜撰，给伟大的传奇涂上他们的个人和文化优越的色彩是他们传播故事的手段也罢。

尽管这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对欧洲所有神话的便览手册，但本书的核心是特定的欧洲神话——有些很熟悉，有些不太熟悉。我首先探讨涉及特定文化的欧洲神话，然后在一种比较的背景下，来对比如创世故事、神的类型、神话英雄等进行比较。这里的假设与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的神话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但是，一个更近似于欧洲神话学的特性形成于具有不同理解的那些基础之上，尤其是当神话与基督教发生联系时，这种特性就变得更加凸显。

我假定，仔细阅读本书里包含的所有神话的读者将体验到一种欧洲精神以及神话发展的重要自然环境。欧洲神话正是由此发展成为今天的形态。

目 录

前言	1
绪论：神话与神话学	1

第一部分 背 景

第一章 史前欧洲的神话学	7
第二章 印欧语系诸文明时期：一个共有的神话？	30

第二部分 欧洲诸文明与它们的万神殿

第三章 希腊神话	45
第四章 罗马神话	67

第五章 凯尔特人的神话	80
第六章 日耳曼语族的神话	111
第七章 波罗的海、斯拉夫、巴尔干半岛的神话	137
第八章 芬兰人与其他非印欧语族的神话	148

第三部分 欧洲神话模式与基督教的霸权地位

第九章 欧洲诸神与创世神话	157
第十章 欧洲的神话英雄	174
第十一章 欧洲哲学神话故事和现代世界	193
参考书目	202

绪论：神话与神话学

“神话”一词有许多——常常是相互冲突的——意思与之相联系，所有这些意思都有某些正确性。从日常使用的层面讲，神话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或信仰。甫遍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也适用于神圣的宗教故事。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从一架梯子下面走过会带来厄运只是一个神话。不过，对一个非犹太教的人、也可能对许多虔诚的犹太教徒来说，红海的分离是个神话是合理的，或者对一个非基督教的人和许多基督教徒来说，耶稣复活是个神话。从这种意义上讲，神话是一个超乎我们真正的经验范围之外的，从而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虚构的故事。海洋不会分离，而死人不会复活。然而，红海的神话和复活的神话十分不同于从梯子下走过的神话，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化，前两者传达的是人类和生命的根源之间关系的某些重要的事实。

神话总是有解释性和原因论的一面。神话故事传统上解释诸如死亡、季节更替、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以及宇宙和生命本

身的起源等现象。神话故事也作为旨在保持人类和神秘的未知世界之间一种适当的关系的宗教仪式的基本成分。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神话故事揭示了各种文化的特性。

对许多心理学家和当代的神话学家来说，神话故事揭示了人类精神的内在的运作方式。这些思想家注意到，当我们在世界范围对神话故事做一比较，我们发现许多文明都有，比如说复活的神话、贞女诞生的神话、神之将死的神话，或者英雄下到地狱里的神话。卡尔·荣格、米尔恰·埃利亚德、约瑟夫·坎贝尔，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强调神话的这种典型或说普遍的一面。对这些普遍主义的神话学家来说，神话既是文化上的又是世界范围的集体的梦想，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不仅关于是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而且关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是谁、本质如何等信息。

根据普遍主义学者的研究，神话可以称为对人种的界定方面的最基本的表达——需求、理解力，以及讲故事来表达我们的理解力，不论我们是否知道真正的事实。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幸运地或不幸地拥有意识，特别是拥有谋划意识——对计划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谋划仪式。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从个体上、文化上对我们的起源，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充满了好奇，而且我们不断地思索未来。我们始终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的历程的一面。所以始终是成年人给儿童讲那些描述我们的历程的故事，而领袖也出于相同的原因给他们的人民讲这类故事。

无可避免地，始于隐喻的故事对某些人来说变成了真实而绝对的真理的神圣的话语。正像无可避免地，许多人坚持用完全不同的逻辑——神话的逻辑和神话学——来搞乱历史和科学的逻辑。就历史而言，雷神铁锤的神话，或吉尔伽美什旅行的神话，抑或红海分离的神话，退一步说，作为毫不夸张的事实是值得怀

疑的，但是当从神话的角度去思考这些故事，它们具有某种重要性，呈现出某种事实，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将会丧失我们作为文明的以及作为人类的真实特性。雷神的铁锤传达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个根本的人对宇宙里产生的可怕和强大的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很难用任何历史的或科学的认知来解释。吉尔伽美什的旅行表达了古代苏美尔—巴比伦人对意义的探索，这种探索从隐喻的角度讲，很大程度上更是我们人类众生的。红海的分离说到这样一种认知：一种文明（也是人类自身）由于某种原因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而且当人类在涉及到更大的宇宙的神秘事物时适当地利用这种独特性，他们会做到最好。

那么，神话可以被认为世界性的隐喻和梦境，神话学家威廉·多蒂称其为“投射心灵的模式”（多蒂，xviii）。但是，必须要强调，神话需要文明的外衣来呈现生命，来变得具体而有形。不过，要完全而彻底地传达诸如至上的神、创造天地和英雄之旅的原初概念，任何特定文明的外衣通常都是不够用的。通过思考所有文明的隐喻和梦境，我们则更接近一个认知，即对那些概念的真正本性和意义的认知。换言之，斯拉夫人的神话会告诉我们大量的有关斯拉夫人民的优势和特性，但是，举个例子，对女神的概念的描述确实有限。不过，当我们比较印欧语系各文明中有关女神的神话，在这本书中就是欧洲诸文明，我们收获了关于印欧语族的或说欧洲人的女神的一个更为清晰的景象，同时也收获了有关印欧语族或说欧洲人的精神和灵魂的一个更为清晰的景象。那么，把神话想象为各文明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的梦境，它则再次有所助益。通过先后从文化和比较的角度研究欧洲的许多神话梦境，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欧洲诸文明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

第一部分 | 背景

第一章

史前欧洲的神话学

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欧洲神话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神话的起源。能够制造工具的原人，也就是能人的出现，大约发生在 2200 万年到 1600 万年前的东非地区，随后是进化得更加高级的直立人，已经在欧洲大陆发现的他们的遗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75 万年。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或称石器时代，一个以石制工具的发展为标志的时期，与地质学和气象学上的更新世或称更新世冰期相一致——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 50 万年到公元前 20 万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就是我们在欧洲发现的所谓海德堡人（因 1907 年在德国的海德堡附近发现的直立人的骨骼遗骸而得名）的时期，有关他们最初的细微考古线索可能是产生神话的想法的基础。那么就是说，那些形状匀称、精巧地制作成足够大的尺寸的工具使人想到了仪式的用具，这促使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假设用一种“神

话的、仪式的眼光看待手斧，这种工具在稍晚的神话和宗教仪式上变得与雷的概念联系起来（雷神的铁锤，宙斯和因陀罗等的闪电）。”（《原始人》，393 页）玛丽亚·吉姆布塔斯把来自同一个时代的粗糙加工的三角形石人同女神的神话的早期阶段联系起来（《语言》，237 页）。

居于任何神话的中心地位的东西自然是故事，而我们无法确定一个故事的细节，如果不把它同书面的或口头的语言环节相连。在文字发明之前，我们无法通过语言手段获取任何一个神话的信息，我们必须借助故事的某一物质的、有形的证据，诸如存在于墓葬场所、岩石雕像、洞穴壁画，以及小型的人工制品中的故事。也可以通过研究在当代仍然沿用“原始的”习俗的人群的神话和宗教仪式，来推定文字出现以前的时期的神话的特性，这类考察从诸如牺牲少女或一条毒蛇出现在树上等十分明显而普遍的主题得到提示（例子见《原始人》，第六章）。

旧石器时代中期

我们大概可以认定，在欧洲以及在世界其他地区，神话最初成形于人类进化到他们固有的模仿能力——他们的假扮倾向——被应用于一种群体的甚至是宇宙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份认同的那一个点的时候。考古学提出，欧洲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和其他地区同时代的人一样，创造了一套符号体系，以这套符号为基础，并最终演化成了神话和有着开头、中间、结尾（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基本要素）的故事，这些神话和故事十有八九与宗教仪式有关，表达了对自然、万物，以及对处于其中的人类的认知。一个发达的神话和宗教仪式的体系强烈暗示着这样一种符号

语言的存在，比如，与穴居智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或称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我们自己所属的人种（现代智人）的祖先的远亲或亚种有关的符号。尼安德特指的是德国德尼安德山谷，19 世纪中期在那里发现了骨骼遗骸。从那以后，在中东特别是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尼安德特人的遗迹，尼安德特人指的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大约公元前 25 万年前到公元前 4 万年前的人种。

近期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我们的祖先的物种形态与我们都相当熟悉的智力不发达的类人猿、食人族、挥舞棍棒族、拖拽女人的穴居野人的物种形态不同的观点。就是这些智力不发达的或仅仅是类人猿的物种给人以一个惊人的大的颅腔的存在和一种神话意识的迹象的假象。这样一种意识的原始迹象——特别是对一个形而上学领域的信仰来说——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遗迹中，表现为奇怪的、表面上不切实际的，但又是悉心安排的收集物品。

例如，在法国西南部的勒穆斯蒂埃村（Le Moustier），以及附近的圣沙拜尔村（La Chapelle-aux-Saints）、费拉西村（La Ferrassie）发掘的洞穴中，发现完整的人体骨骼或分开的头骨被诸如小块玛瑙和碧玉、骨制盘子、工具等贵重物品包围或覆盖着——可能是为了供给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使用。土壤似乎被涂上了红赭石，暗示出一条通往死亡的仪式性的道路。有些遗骸看起来可能是以胎儿或睡觉的姿势埋葬的，可能暗示着死亡被看作是一个能够通向新生的睡眠阶段。许多学者曾经提出，这些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尼安德特人的遗迹——另外还包括在以色列和伊拉克发现的——暗示了一种关于来生的早期神话（例子见纳尔，151ff；坎贝尔《动物的能力》，51ff）。

约瑟夫·坎贝尔从阿尔卑斯高地的洞穴里熊圣所的发现中看出了更多尼安德特人神话特征的迹象（《原始人》，339ff）。在这些洞穴里，熊的头骨被放入“祭坛”的壁龛中，暗示了一种对动物精神的崇拜和一种动物自愿参与猎杀和吃掉等赋予生命的过程的早期信仰。尽管狩猎本身对这些狩猎—采集者来说是一种生存来源和手段，但是对动物的骨头和死人身体的特殊处理却不是。这种行为习惯可以合理地归类为人类领域特有的神话逻辑。坎贝尔把尼安德特人的熊圣所看成是“整个地球范围内对一种神圣的生物崇拜的最早的证据”，看成是牺牲献祭仪式的一个标志（《动物的能力》，147页）。对坎贝尔来说，熊圣所是对熊的崇拜的发源地，可能散播到整个北欧、亚洲，乃至北非等地区。与这些崇拜有关，很大程度上根据冬眠对早期人类来说还是个谜的事实——这个谜为熊能站立甚至能够像人一样直立行走的能力所增强——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熊“神”的死只是为了随后复活的许多人中的第一个，它，如果在一个仪式的背景下处理得当，会不会为了所有人的好处而被杀掉？

当今仍然存在熊的仪式和传说，尤其在日本的阿伊努人以及几个美洲土著聚落人中，或许它们至少能够给我们有关早期熊崇拜和它的神话的部分认知。在阿伊努人中间，一个从幼崽时期就饲养在笼子里的黑熊被杀牲献祭，它的皮在仪式上作为盛用它自己的肉做的炖肉的容器，在19世纪晚期，切罗基印第安人曾对詹姆士·穆尼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在一只熊用魔法证明自己是用箭所无法征服的之后，被那只熊收养了（李明，《航海旅行记》，229—231页）。一年之后，那个人长出了熊一般的皮毛，收养人（熊）告诉他，印第安人会回来成功地杀死自己，但是，如果这个“熊人”依照某些指示行事的话，一切都会很好。当猎